

两用人才

□ 合肥 日月

我一入伍,正好赶上全军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大兴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战略。按照指示,全军官兵要经过严格的军事、政治、文化、体能和民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成为具有保卫国家和生产建设两套本领。在这一战略下,当时部队创办了各种各样的夜校和培训班,有学养殖种植的,有学无线电修理的,有学汽车维修的,也有学烹饪技术的……和我一同入伍的一些战友,有的当了三年兵,学会烧窑制砖瓦技术;有的还练就出一手好瓦工的绝活,不夸张地说,有几个战友当时就可以自己盖个两层楼,一点不在话下。

我那时被调到团政治处专门学习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算是名副其实的“两用人才”。业余时间,不少营连举办写作类的培训班,还经常邀我去“客串”一下,给他们当教员。后来我从野战军调到武警部队第3年,也就是1987年5月,全国武警部队在合肥召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现场经验交流会。我被抽去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一布展就把我给振奋了!一个兵团级单位召开一个现场会,就有13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自为会议挥毫题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重视与关怀。在布置两用人才成果展示的几个大厅时,更让我惊讶和刮目相看的是,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硕果累累。有不少人才在当时,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有的根雕技艺都超过一些艺术大师,有些铁画烙画水平比一些名家毫不逊色,有的成了名律师,有的还搞了一些科技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作品,要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美妙作品和科技发明,都真真切切地完全出自基层执勤第一线一个个普通官兵之手。

军队,人才济济!我也从中真正领悟到“军队是所大学校、大熔炉”和“军队是培养和锻造人的地方”,这两句话的内涵与真谛。我在为之感到震撼的同时,也曾暗暗地下着决心:一定要为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打这年起,我每年都要为全省武警部队举办一期报道员培训班,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全省武警部队报道员培训撰写出《军事新闻学步》的教案。十几年时间,先后为全省武警部队培训报道员300余人。其中,有20多人在部队提拔成干部,先后有5人走上领导岗位,有3人退伍回乡被地方报社破格录用当上了编辑记者。更没想到的是,我还居然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出任武警安徽省总队宣传处长期间,主管全省武警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为切实抓这项工作,我始终坚持以军队建设需要为统揽,侧重在军用与民用上寻找切入点、突破口,分层次、分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干部重点是本科以上学历继续教育,士官注重大专学历继续教育,士兵侧重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组织他们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学习经济建设技能,广开学习门路,激励他们求知成才,增强军地两用本领。2000年至2003年间,每逢临近老兵退伍前夕,我都会请各支队出面邀请当地一些知名企业来部队,开展“进警营招聘优秀退伍军人”活动,从而形成了“育才、荐才、用才”良好机制。

苔花比米小,也入古诗来

□ 合肥 朱晓奎

经典咏流传,一群贵州山村的孩子,把袁枚的诗《苔》唱进了国人的心里。诗中的苔即是苔藓,一种小型的绿色植物。苔藓植物在乡村随处可见,并不是稀罕之物,然而就是如此平凡之物,在古代被诗人们拿来反复利用,借物抒情,苔花、青苔、苍苔、碧苔、绿苔、紫苔……一一入诗来。

清·袁枚《苔·其一》:“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阳光照射不到的、不宜生命成长的地方,苔藓却长出绿意来,凭着坚强的活力,焕发青春的光采。苔花如米粒般细小,也能像牡丹一般开放,结出种子,繁衍后代,便是生命的胜利——世界并非仅为少数天才和英雄而存在的!

苔藓属于低等的植物,并不开花,也无种子,以孢子繁殖。我在故乡的老屋墙根下曾看到过它的孢子,比米粒还要细小,在更加纤细的茎部顶端摇曳,我借用专门的微距镜头拍下了这些神奇的微观世界,酷似一片小森林。所以,我想诗人袁枚所说的苔花并非真的花,而是对青苔、苔藓的代称,或者是诗人把苔藓的孢子误认为是它的花。抑或诗人只是从古代的诗作中借用了“苔花”一词而已。

在古诗中,“青苔”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大多用来表达清冷、孤寂、失意、落魄的心境。如,唐·顾况《听角思归》:“故园黄叶满青苔,梦后城头晓角哀。”唐·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袁枚的《苔·其二》写的也是青苔:“各有一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这一首的意境更加深远。

唐·王维《鹿柴》:“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太阳的一抹余晖返入深林,又照到林中的青苔上。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

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映照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即逝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更漫长的幽暗。

苍苔也就是青苔,古汉语中,“苍”有“青,深青色”的意思。唐·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闲时观看石镜使心神清净,谢灵运的足迹早被青苔掩藏。人生无常,盛事难再,李白不禁油然而产生寻仙访道思想,希望超脱现实,以求解决内心的矛盾。唐·李白《冬日归旧山》:“白犬离村吠,苍苔壁上生。”由于离居时久,诗人居所已成雄飞、猿啼、鼠走、兽奔之地,诗人难以掩饰的叹惋之情表露无遗。

青苔并非都是青色、绿色,也有紫色。晋·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青苔,或青或紫。一名绿钱。”我年前去往胡适故居所在的安徽绩溪县上庄古镇,在一座古宅的窗户外,恰巧看到一片紫苔,并随手拍了下来。红棕相间,十分难得。南北朝·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青苔,写出宅第萧条荒凉,无有造其门者。

古代人大多脚穿木屐,踩在青苔上会留下屐痕,令人心疼。诗人多情,所以古诗中常有有关青苔屐痕的描写。宋·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也许是园主担心我的木屐踩坏他那爱惜的青苔,轻轻地敲柴门,久久没有人来开。

小小青苔,成了诸多古诗的灵魂或意境,沉浸其中,竟韵味无穷了。

凤阳三题

□ 合肥 吴玲

在钟离古城遗址

顺着斜坡往上走,不时需拨开一垄垄荒草与庄稼。有步履矫健者,三步并作两步,须臾站在一个连绵高耸的土堆上。这里,便是春秋时的钟离子国都城遗址。一位老人在作遗迹介绍,他身边围拢了一群人,有的还在飞快地记录。我站在远处,一个字也没有听清。在我们站立的地方,除了田野就是田野,玉米梁黍一大片一大片的,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像絮絮叨叨的低语,又像是远古人们劳作的歌谣;像无数刀枪剑戟的厮杀,又像是无数只小兽在里面奔跑。你定睛,你侧耳,草际鸣蛩处,白墙黑瓦的村庄,篱落飘香,绿叶正删芜就简,没有喧嚣,少有行人。我慢慢走下斜坡,走向一片金色的稻田,一台收割机正隆隆碾过,那个坐在高高车顶上的人,笑容像是风俗长卷里一幅生动的木刻。

古钟离城,当地的老百姓称为“霸王城”。据传楚汉相争时,项羽兵败垓下,南渡淮河,曾于城外休憩,稍事便从数百骑夜驰阴陵(定远)。所谓“霸王城”,大约是缘于人们用来纪念一代枭雄于此歇马的史实罢了。

钟离古国北临淮河,历史遗迹尚未彻底消失,废弃的城廓遗址依然十分清晰,延绵起伏的高大土垄早已改为陂田,走在风中,山野与庄稼成熟的醇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凤阳有湖

月明湖与花园湖距离钟离古城遗址都甚近,两座湖犹如两块碧绿的翡翠,给已经远去六百多年的大明皇城于雄浑厚朴之中增添了几许阴柔明媚。月明湖产蚌,每逢清辉泻玉,又圆又大的白色湖蚌便浮出水面竞相嬉游。“月夜蚌出明似霜,月明湖内水茫茫”,月明湖产蚌亦产神话。偶一低首,却见岸边蓼花摇曳,蒲芦盛开,一湖的水草与芡实相勾连,月明湖,当然亦是生长《诗经》与《楚辞》里的许多植物的罢?

芡实因形似鸡冠,故俗称“鸡头米”“鸡头莲”。《本草纲目》记:“芡茎三月生,叶贴水,大于荷叶,皱纹如鞞,蹙衄如沸,面青背紫,茎叶皆有刺。其茎长至丈余,中亦有孔有丝,嫩者剥皮可食。”鸡头米五六月生紫花或白花,花开向日结苞,外有青刺,如猬刺及栗球之形。花在苞顶,亦如鸡喙及猬喙。剥开内有斑驳软肉裹子,累累如珠玑。壳内白米,状如鱼目。深秋老时,泽农广收,烂取芡子,藏至困石,以备歉荒。其根状如三棱,煮食如芋。

花园湖北端的进洪闸即将竣工,很是壮观,它是淮河干流行洪区调整和建设的宏大建筑之一。人走在桥上,显得渺小极了。卧牛湖即凤阳山水库。有诗曰:“群山莽莽锁重关,碧水其间自在眠。”抵达时,正值正午,偌大的森林公园几无游客,鸟语、湖水、草木、阳光,一切皆极其安静而美好。

凤阳的湖,各美其美。

淮水汤汤

轮船驶入凤阳港时,残阳已西斜,水天之间,光影浮动,瑞相万千。如果说观湖令人心旷神怡,游淮河则给人更多的回溯与思考。淮河,流经凤阳全境一百多里,若从空中俯瞰,它就是一条青碧的缎带,在北中原大地上蜿蜒流动。船行水中,浪花轻拍堤岸,仿佛是从水底传出的嗟叹之声,那嗟叹是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淮夷大地古老的文明,为堤岸之间保存完好的梁城墙,为忙碌有序的凤阳港,为悠闲划着舢板的撑船人。

一湾逝水静静东流,行驶中的轮船有些微的颠簸,两岸景物在清晰与朦胧中不断交替。这样的情境,总会把人的思绪扯得很远。人类逐水而居,河流也孕育和滋养了古代文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荀子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世界文明长河中,这都是先哲们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今,有多少人把“上善若水”挂在自己的书房,有多少人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铭记于心。

河风轻缓,这是上古的风么?上古是老庄的时代,是孔孟的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产生于淮河流域。我想起凤阳的鼓楼上,端挂的“万世根本”四个大字,即使太祖皇帝梦想他的江山社稷长存万世,但那是怎样的一个痴妄。